兩漢書疏

西漢書疏卷之四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

上孝武皇帝疏

司馬相如嘗從上至長楊獵長楊宮也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壄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烏獲秦武王力士也慶忌吳王僚子也射蹤捷矢也勇期賁育孟賁古之勇士也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夏育亦猛士也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不存不可安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言相連續不絕也塵謂行而起塵也清塵道

轉轂之也與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
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
接軫也豈不殆哉軫車後橫木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
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
之變銜馬勒銜也橛車之鉤心也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傾敗以傷人也橛巨月反況乎涉
豐草騁丘豐茂也虛里曰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
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
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
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
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

可以論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之上書

公孫弘 菑川薛人

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公孫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

對武帝賢良策問治道

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

朱中生山不童澤不涸灘（無莫不水竭也）麟鳳在郊藪
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文不愛子兄不哭爭
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迹所及政行
喙息咸得其宜（跂有足而行者也喙息有口能息者也）猗甚盛之
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脩先聖之術明君臣
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
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
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
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
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

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

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罰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分扶問反）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節賦省斂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逡（逡七旬反其字從之）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

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各以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而愛之則人知親上也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去除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比去聲）令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人合與上也）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重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長則不夭

孝不逆于兄不咒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
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
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
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
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
生之柄通壅塞之塗也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
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也凡此四者治之本道
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
而不用言下不從法則上無所加刑也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
下此事之情屬統業之本也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

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大對大問之對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爲第一

杜欽

說大將軍王鳳

上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杜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

禮一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九陽數之極也天子一娶九女

夏殷之制也歎舉前代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傳聞里之約以判合之畜也而思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鋪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之也

爭也勝女之內凡第之女則謂之姪已之文第則謂之娣塞當也故后妃有貞淑之

行則淫亂絕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

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言好色之甚也女德不厭

則壽命不究於高年究竟也書云或四三年書無逸曰惟湛樂之從

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謂逸欲過度則損壽也言佚欲之生害也

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致前之容

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

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間代適音嫡也是以晉

獻披納說之謗由生蒙無罪之辜[蒙也]故今聖主富於春

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嚮音]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

政宜因始初之隆選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

善女之質毋必有聲色技能為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

色小弁之作可為寒心[弁音盤太子宜臼之傳作也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黜宜臼而立伯服也]唯將軍常以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故事無有]

欽復重言[重直用反]

說大將軍王鳳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

常怠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

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夭壽治亂存亡之端也避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近覽漢家之事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關雎嘆之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幾讀曰冀冀得淑女以配君子好逑故云然也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作作詩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今易無此文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據易之則民心惑卒千忽反息也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

從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信言仲）念雎關之思建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言天子發關政事權罷霸之際天子新即位始初匡靖朝廷法制）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以忽不可以遠（遵興差同國不能古法度循故事而已）

對孝成帝策

杜欽乞骸骨去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欽上對曰

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以求天心迹得失也臣欽愚贛經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臣聞天

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乘陵也）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剌之心（剌來曷反戾也）關東諸侯無彊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殆爲後宮也（殆近也）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爲患者唯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

答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雊雉之戒能
已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
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
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宋景公熒惑守心太史子韋請移之於大臣及國人與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熒惑爲之退舍景公享延期之祚也以陛下聖明內
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撼而不動孔子曰仁
遠乎哉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
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宮之饔膳二宮謂成太后及成帝母也熟食曰饔具食曰膳膳之言善也致昏晨之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
[illegible]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

竊天下之財以奉淫侈匱竭民力以從耳目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信殘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乎不以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爲不可以奢泰持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

對孝成帝策

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

欽對曰

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為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

□□尚賢尊賢□□表實去僞也是累實之表明也孔子曰惡紫

之奪朱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

耳□不言則漸日長為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

違忠而禍意媚臣聞玩色無厭必好生憎之心好憎

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

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匹婦一婦人之唯陛下純

德普施無欲是從此則衆庶咸說說音悅繼嗣日廣而海

內長安萬幸之是非何足備言如此則萬幸謂不足憂矣

臺關三老茂

上孝武帝書

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恐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為左右皆為蠱祝詛窮治其事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辟暑甘泉宮獨皇后太子在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德懼為師傅幷誅謂太子曰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繫也窮治其姦詐上存亡未可知太子將不念扶蘇事耶扶蘇秦始皇子趙高詐立胡亥太子急然

德甚具白皇后發中廄車載射士[illegible]出

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先告令百官曰江充反遂

斬充以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

太子反以故衆不肯附太子兵敗亡不得太子出亡

逮捕不得上怒甚群下憂懼不知所出謝無出策壺關三

老茂上書曰壺關上黨縣名茂姓令狐此篇出戾太子傳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

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

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

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

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中去声當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適讀曰嫡）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鬲與隔同）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小雅青蠅之詩也營營往

予之充讒譖也豈弟樂易也言青蠅來往止於藩籬白作黑讒人讒數間親令疏遠易之君子不當信用若
讒言無極則四國以交亂宜深察也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
聞其罪固宜充宜罪也得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之謂責之發盛
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
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吳王殺之被以惡名失其善聲號忘
亡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以道諫紂紂怒殺之忠臣竭誠不顧鈇鉞
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
畀豺虎小雅巷伯篇言讒譖之人可疾惡願投與猛獸食也誠唯陛下寬心慰意
少察所親父子之道天性之親也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
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

淮南王安

上孝武帝書

閩越舉兵圍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不臣屬於中華於是嚴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言咸天下至京師皆棄之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萬國[illegible]曰太尉與計

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爲發兵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此篇雋[illegible]筆削得體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也攝安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重難也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劗與翦同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與讀去非彊弗能服

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其地不可居民不可牧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內封圻千里之內服王治王田以供祭祀也封外侯服封外千里之外侯侯也屬王諸侯侯衛賓服有[illegible]之[illegible]凡於蠻夷要服王畿又在侯衛之外而居九州之內也要言以文德要來之[illegible]戎狄荒服此在九州之外者也荒言其荒忽絕遠來去無常也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叢竹也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昧暗也言多草木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

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間中間也）阻險林叢弗能盡著（不可盡載於圖）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大內都內也國家寶藏也）一卒之用不給上事（給供也）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疲勞中國之人於蠻夷之地）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贅質也一云謂令子出就婦家為贅婿也）賴陛下德澤

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
生謂生業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資齎也輿轎而隃
領輿轎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直言以轎過領拖舟而入水拖曳也行數
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船觸石難行也林中多
蝮蛇猛獸蝮惡蛇也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
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
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先臣淮南厲王長也以其軍降處之上淦
淦丁含反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
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號謕古啼字破家散業迎尸千
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

為記實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illegible]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中國四方之內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言有兵難故邊城早閉而晚開也鼂不及夕鼂古朝字臣安竊為陛下重之重難也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眾兵彊能難邊城為邊城作難也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全國謂未分為三之時也淮南人為邊吏與越接境故知其地形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其風土不同限以高山

人迹所絕車道下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言水湍激急石為之轉破舟船下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縣鄱陽縣也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補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緜弱也素弱加緜也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illegible]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illegible]也漢軍多之五倍然後可入其地也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輓引也饟餉同也南方暑溼近夏癉熱黃病也暴露水居蝮蛇蠚生蠚音壑毒也疾癘

行兵未血刃而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存問之[illegible]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畜蓄也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頓[illegible]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如雉兔逃入山林險阻之中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罷勸食[illegible]

之紡（紝音任字非）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女不得紡績織紝丁

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

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

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尉官屠姓睢名）又使監祿鑿渠通道

監（監御史名祿）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

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

以備之（適讀曰謫）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靡音縻）行者

不還往者莫返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為盜賊於是山

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道德

經言師所荒廢必殘荊棘生暴出兵故兵暴露而生荊棘）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

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既濟九三爻辭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不敢與計強弱曲直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鴈行如鴈行在前也行朔[illegible]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廝析薪者輿主車駕者皆言賤役之人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八藪魏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汙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眾足以奉千官之共千官猶百官言多也共音恭租稅之收足以給乘

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負背也白與黑畫為斧形謂之黼也）依（白素形如屏風而曲之）憑玉几（几音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嚮音響）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露謂使之霑濡潤澤也或露或覆言養育也）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太山而四維之也（維謂繫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得其地不足為一日閒暇之憂）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言農夫耕稼以所得五穀養君子）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

忠臣也畢盡言其意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言漢發一使費數之財越人賓服不煩兵誅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

對孝武帝問

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彍弓弩百吏不敢前彍音郭謂引滿也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寡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爲禁民毋得挾弓矢弩便

上下其議壽王對曰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五兵謂矛戟弓劍戈]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抏敝巧作並生[抏訛盡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桀[墮毀也]銷兵甲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耰摩田之器箠馬檛也梃大杖也]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故

聖王務教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
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
而封白屋以白茅覆屋也封下言然并以謙說宇內日化方外鄉風鄉去然
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
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有四方舉之事折孔
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
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言貴中也中去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
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
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

而吏不能守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

救也禮射竊以為無益於禁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

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弘弘詘服焉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

上孝武帝書

元光元年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

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

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

令一事諫伐匈奴曰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

[illegible]避死以効愚
計願陛下幸[illegible]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
天下雖平忘戰必危[illegible]天下既平天子
大愷[illegible]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
以不忘戰也[illegible]
[illegible]且[illegible]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
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illegible]
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
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
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

之守邊從烏孽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不可和調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靡散靡敝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運芻藁令其疾若飛輓謂引車船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黃腄二縣名皆在東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

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
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
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
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之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
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
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
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
千金秦常積眾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
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敺
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

晉[illegible]會散爲之不亡民爲人夫不上觀實更敢同之

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世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

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言思慮變易失其常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與外國交市也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尚書之辭願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遂拜偃樂安皆爲郎中

徐樂燕郡無終人

上孝武帝書

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棘戟也矜戟之把也秦時銷兵器故但有棘之把耳矜巨巾反)偏袒大呼天下從風(呼火故反)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

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攘卻也）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埶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難乃旦反）危海內（謂首倡而作難也）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埶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還音旋）吳楚是也況群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

陛去推數循理而觀之㓙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

湯勤湯勤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

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

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

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

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侏儒之笑

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宿久也）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

康（夏禹也子湯也）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

誠以天下爲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

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

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依扆也此陛下之所服也服事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言蕃王之業雖不成其弊猶足以自安也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嚴安

上孝武帝書

安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

臣聞鄒子曰鄒衍行之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救當時時用過則舍之非其時則廢置也有易則易之可變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

淫衣宮室皆競脩飾調五聲使有節族[illegible]
泆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illegible]
慾欲彼民之情見羡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
則不可贍也贍足也民離本而徼末矣徼求也末不可捷得[illegible]
播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敢人以矯奪夸大也矯詐也而
世不知媿故姦軌侵長夫佳麗邪恠固順於耳目故耆
失而奢樂失而淫禮失而采采文過其實也教失而偽偽采遂
奢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
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嬋以和其
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

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厲病）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更平声）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車轂相擊言衆多也從子容反）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内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

鍾虡（虡縣鍾者）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天下既免戰國之苦，若逢明聖之主，而蘇秦皇苛政，以為更生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眾，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

於胡南挂於越〔挂懸也〕宿兵於無用之地〔宿留也〕進而不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謂起兵也〕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長官謂官之長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言其稍稍攻戰進益土境以至發以也〕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

深入匈奴燔其龍城 師古曰匈奴祭天處 議者美之

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

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

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挐而不解

兵休而復起 挐音女居反謂相連引也 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

久也今天下鍛甲磨劍矯箭控弦 揉箭直也 轉輸軍糧未見

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

外郡之地或幾千里 幾音鉅依反 列城數十形束壤制 言其地形上識

旁脅諸侯 緊者言諸侯大郡小也脅謂其威力足以脅之也 於郡守譬若佩菩

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

也下覽奈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穣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言不可盡諱者言也猶亡也復以對爲爵爲令對與蕭及力主天子之爵馬者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

對孝武帝問

上辛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五蹄獸足有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群臣訪其徵然軍上對曰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

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群言如[illegible][illegible]成長則日蕃也正朔不及其
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
畜薦居薦音荐處也言隨畜牧處[illegible]居不安住也近[illegible]我獄荐居者也禽獸行虎狼
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票騎抗旌昆邪
右衽扶擧也右衽貫中國化也昆下門反是澤南洽而賊北暢也暢達也若
罰不阿近擧不遺遠設官竢賢縣賞待功竢古俟字能者進
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罷謂不勝職任勞力謂歸農畝也罷音疲刑於宇內
矣刑法也言成法於宇內也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言自謙也建
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封禪之君無
聞焉蕭世封禪之君不[illegible]侯號之美也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謂婁敬[illegible]之君

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勤成尊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燔祭天也瘞祭地也祭天則燒祭地則瘞郊宮謂泰畤及后土也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塞荅也明者明靈亦謂神也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群公咸曰休哉武王伐紂令郊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允祭俎也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昭明令善也改元以告神祇苴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江淮職貢三脊苴藉也嘉號封禪也泰山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使著事者有紀焉著史官也紀記也

蓋六鷁退飛逆也（六鷁退飛過宋都，春秋襄公伯道將衰也）白魚登舟順也（尚書武王伐殷而魚入王舟，征而必獲之兆，故曰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亂變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并，合也，謂獸生兩角）（前今此獸一角，成一并也）。眾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編謂已辮，要衣裳，乎聲）（謂著中國之衣裳）。斯拱而竢之耳（拱手而待之，言其即至也）（褒上甚異之，由是致疾為云）（之元年後，改號為鄒，又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前漢書以為言，神）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

上孝宣帝聖主得賢臣頌

益州刺史奏褒有軼材，上迺徵褒，既至，詔

褒為聖主得賢臣頌其意褒對曰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純絲也謂繒帛之屬言繒帛之麗密〕也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含古言〕今臣辟在西蜀〔辟音〕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蓬籬茨列也累去聲〕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指音旨〕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抒食女反抒泄也〕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元年春王正月此五始也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眾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

硎(目骨反)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焠其鋒(淬作焠 水中以堅之也 [illegible])

越砥斂其咢(砥出南昌 咢刀刃也)水斷蛟龍陸剸犀革([illegible]也)

忽若篲氾畫塗(篲帚也氾洒地也塗泥也 如以帚掃氾洒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如

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

不溷者工用相得也(溷胡頓反溷亂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

策而不進於行(吻口角也策所以擊馬)胷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

駕齧膝驂乘旦(良馬低頭口至膝故曰齧膝 [illegible]日至旦故曰乘旦乘法[illegible])王良執靶

韓哀附輿(靶音霸[illegible]也 韓哀韓侯也善御)縱馳騁騖忽如景靡(日[illegible])

過都越國蹶如歷塊(景靡如光景之靡 言其疾也 塊一塊)追奔電逐

遺風(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言馬行之疾在風前故遺風於後)周流八極萬里一

慁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遼遠也所行故服絺綌之涼者不
苦盛暑之鬱燠燠熱氣也襲貂狐之煗者不憂至寒之淒愴
愴寒冷也煗乃短反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
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嘔喻和悅貌嘔於付反開寬裕之
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
士者必樹伯迹伯音霸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
隆一飯三吐食一沐三握髮以賓賢上故能成太平之化刑措不用囹圄空虛也齊桓設庭燎
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有以九九求見齊桓若不納其人曰九九術而君不納況大於九九者
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暴朋自遠而至齊遂以霸九九算數之書若今算經匡一匡天下合
九合諸侯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逸[illegible]

古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悃至也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伊尹負鼎以干湯太公鼓刀屠牛於朝歌也百里奚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離遭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奥渫而升本朝奥幽也渫穢也斫離踈釋蹻而享膏粱蔬疏食蹻以稾為之即今之鞋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美說之士以為資也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唫蜉蝣出以陰蟋蟀今之促織也蜉蝣甲蟲也朝生夕死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乾卦九五爻辭言王者居王位陽之位資才見之[illegible]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大雅文王之詩也言美哉此衆多[illegible]生[illegible]賜王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乂音[illegible]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章明也雖伯牙操遞鍾[illegible]逢門子彎烏號逢門子[illegible]烏號弓名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illegible]萬祥畢溱是以聖主

不獨覩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單盡極也頃讀曰傾思）

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塞滿也）

遵遊自然之埶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

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卬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

僑松（彭祖者殷時人列仙傳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呴噓皆開口出氣也僑音喬王僑赤松赤松子皆仙人也）

渺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

乎其以寧也（渺然高遠之意）

西漢書疏卷之四終

賈捐之 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

對孝元帝議

初武帝南征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皆在西方海中洲居 居海中之洲 廣袤可千里 袤長也 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罷儋耳郡幷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反後七年甘露元年

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反連年不定更平聲上與有司議大發兵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於六經之內當何者之辭譬

捐之對曰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危言直言也言出而身危故曰危言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無諱忌之患敢昧死竭卷卷卷卷與拳同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禹之功德識入聖人區域但不能優游耳故孔

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此引禹貢之辭漸入也一曰沒也朔北方也暨及也迄至也）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與音豫）故君臣歌德（言皆有德可歌頌）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遠國使來重九[illegible]譯言語迺通越裳國名）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illegible]王[illegible]楚所[illegible]也）齊桓救其難（事在左傳僖五年）孔子定其文（孔子作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君皆[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illegible]大自[illegible]王）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

地不應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絶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鸞旗編以羽毛列繫幢旁載於車上大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屬車相連屬而在後也屬音之欲反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

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粟腐壞則色紅）都内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計其數也）迺探平城之事（追計其事故言探）録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攘卻也）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樂音洛浪音郎）北郤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淚流被面以入於口故言飲泣也）遥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

爲虎符陰轉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鄭地

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

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

席身藉也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

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

士衆擠之大海之中擠墜也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

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讎詩小雅采芑篇蠢動

貌讎敵也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

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

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

顓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師古曰顓與專同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瑇音代瑁音每瑇瑁其文甲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禁錢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師古曰無用也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書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

丞起九一人運者二人相出受其箭受者萬人以上賞
用三萬騎皆為未第蒲得令傳田之民以文
書是上已從之
遂下郎案諸屋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

諫孝武帝書

上使太中大夫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舉計其數阿城秦之阿房宮也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頃畝也賈曰價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屬音之欲反也建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左右內史精(?)為...公中尉及...吾

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說讀曰悅時朔在傍進諫

曰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慤謹也驕流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郎堂下周屋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中尉及左右內史地為三輔非必謂京兆馮翊扶風也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商與上雒二縣也汧汧水隴隴坻名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illegible]

關中[illegible]陸海[illegible]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原本也言不盡其數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卬音五剛反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䵷魚芋葉似荷而長不圓其根正白䵷古蛙字似蝦蟇人亦食之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師古曰賈讀曰價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耗減也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虛讀曰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

今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
營之垣而囿之斥卻也騎馳東西車騖南北亂馳一曰騖又有深
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
之輿謂天子寶隄無隄限也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
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紂作
宮中設九市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
卒有乾谿之禍臺在華容城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
生觸死忽忘其生也觸死罪也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
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六符之事上[illegible]
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泰階三台也每
台二星凡六星之符[illegible]泰階六符[illegible]日太階[illegible]

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旱不時冬雷夏隕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營宮榭貴其則上階為之奄奄疏闊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為陳之使天下侈
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
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
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
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弋黑色也綈厚繒
也足履革舄革生皮也不用韋以韋帶劍但空用皮不加飾莞蒲
為席以莞為席尚儉也兵木無刃兵器如木而無刃言不治兵也衣縕無

文（綈厚繒也言內有氣蔡上無文采也）集上書囊以為殿帷（集合也聚也）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麗美也準平準也）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鳳闕名神明臺名）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繢繡也五采也罽織毛也即氍毹之屬）宮人簪瑇瑁垂珠璣（璣珠之不圓者）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叢古叢字）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謂失農業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甲乙言多以甲乙第之西域傳贊云與造甲乙之帳絡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處其中也謂推而去之燔燒之也）卻走馬示不復用（卻退也走馬善走之）

焉也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今易無此文見緯系上也願陛下留意察之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

上孝成帝書

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勢擅朝而京兆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群下莫敢正言福上書曰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遺也夫叔孫先非不忠也先猶言先生也或曰謂在秦時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箕子紂之諸父故言疏家畔親也不可為言也

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不及恐失之也　轉圜言其順也）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素謂平素所行也　不論其所從來）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陣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雲合西至）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幾近也　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執（執猶法也）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

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
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謂諫爭合直即賜爵官爵不由舊第[illegible]）
軍功也[illegible]使茂茂材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
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
用其計升平可致（民有三年之儲曰升平）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
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
以眾賢聚於本朝（漢朝也）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illegible]
臣[illegible]陵君[illegible]湘[illegible]之偽[illegible]大）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
者蜀郡是也（成帝時廣漢男子鄭躬[illegible]）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群蹈藉
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illegible]和[illegible]）而亡逃匿之意

[illegible]臣夫[illegible]
[illegible]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
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
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九九算術若九章五曹之
輩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
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文[illegible]王之子任鄙力
士也繆公行伯[illegible]秦穆公也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
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
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

忠言（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
睹矣（師古曰分明之貌）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眾
多也然其俊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
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師古曰言不多也）故爵祿束
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底細石也）孔子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
為漢驅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太阿劍名歐冶所造言秦暴虐道陳涉項羽乘間）
（而發持[illegible]而以[illegible]發與人也）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
[illegible]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辟曰）
今不循伯者之道（伯曰霸）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

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當藏文會之事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召天子謂狩于河陽也用其讎謂管仲爲相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緒餘暴也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䳺鵲遭害則仁鳥增逝䳺音鵲鵲也仁鳥謂鳳也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眾以其所言爲不息而罪之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商人之口林禁一夜朔也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

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十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illegible]者也[illegible]正也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illegible]留意無逸之戒[illegible]作之以戒成王[illegible]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illegible]

謗誹謗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徽者也往者不可及來

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謂大臣之命外戚之權

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

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

為飛此何景也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聲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也劉向曰言之不從則

金不從革之不文則金不從革象也衛瑜言惟亡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

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全安為上當與之賢

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廼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以斗為喻

斗星為魁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

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

謨（周書洪範之篇也殷[illegible]新言夫以權不平殷則臣[illegible]當[illegible]其議[illegible]）謨於君權移於下欲殺之人亦亡及己上遂不納

上孝成帝書

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復上書曰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伏質斬刑也橫分身首離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櫪千駟，臣不貪也（景公論語）故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以[illegible]也）當戶牖之法坐（戶牖之間謂之扆言

[illegible]畫[illegible]正[illegible]之言 蓋平生之慮亡益 言法官法[illegible]光[illegible]反

將有遺於世也 遺留也 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

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

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 周一東周一西周

君也 六國齊楚燕韓趙魏 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

身危子殺厥孫不嗣 二世身爲趙高所殺子嬰見殺於項羽 所謂壅人

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

紹夏於杞 謂封黃帝之後於薊帝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并殷宋爲五帝 明著三統

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 言多

也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

繼嗣父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

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事在僖公二十五年殺者[illegible]云在祖位

者謂孔子本失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為魯人今宋不殺者春秋父之勝嗣在宋者於孔子為祖則敬尊而不

名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

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嫡春宗始封之君[illegible]若諸侯則奪其舊

爲宗子之事也春秋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已是孔子雖庶可爲殷後

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

傳曰賢者子孫

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尚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illegible]

[illegible]

孔子舊里也言除此之外吏無祭祀孔子者也孔氏子孫不免編戶列為庶人以聖人而欲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穀梁傳曰孔子素王素功素王之功也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終不見納

平當字子思[illegible]為給事中

上孝元帝書

元帝時韋玄成為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寢

上書言

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與音歟)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既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述其道而務脩其本(述謂求其蹤跡也)昔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嚴謂尊嚴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

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言文王始受命為周之始祖乃追王太王王季乃后稷是不以卑臨尊也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

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大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今文泰誓之辭言能正考古道以立功立事則可以長享年壽[illegible]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

王吉字子陽瑯邪人

上孝元帝疏

吉為昌邑中尉而王好遊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

臣聞古者師行日三十里吉行日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詩國風匪風之篇也發發飄風揭揭疾驅貌怛古怛字傷也言見此飄風及疾驅則顧念哀傷思周道也）說曰發發者是非古之風也揭揭者是非古之車也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輿（音房預縣名也）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數所角反）昔召公述職（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舍止也）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虖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撙挫也）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箠止蘂反馬策也）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

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匽薄匽與偃同言遇寒風則偃蹇也薄迫也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耎音而兗反柔也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宗尊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隆高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廣廈大屋也旃與氈同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銜馬銜車橛也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形體信音伸進退步趨以實下令人不行則蹶已下足弱不實吸新吐故以練臧臧五臟也練其氣也適如也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

之壽伯僑赤松子皆仙人也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臻與臻同至也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晏駕未久故尚思慕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業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

上孝宣帝疏

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

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

上疏言失得曰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言天子如此雖於百姓為至恩言未盡政治之本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

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脩也（言其教深難以行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

願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
民躋之仁壽之域以仁撫下則群生安逸而壽考則俗何以不若成康
壽何以不若高宗武丁享國百年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
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

孝元帝師

禹以明經絜行著聞徵為博士涼州刺史病去
官復舉賢良為河南尹歲餘以職事為官府所
責郡太守[illegible]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復可冠乎遂
去官元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數虛己問以

政事（疏記諫事疏臣言也）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

言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秣養也謂以粟秣之）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琱與彫同彫畫也）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天子以畿內賦斂自供千里之外令其以時入貢不欲煩勞也）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廄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綈徒奚反厚繒也）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

[illegible]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絝刀劍亂於主上主

[illegible]上時臨朝入廟眾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亂出召禍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笥盛衣竹器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東西織室亦然

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謂天子祖太后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食音嗣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爲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爲犬豬所食食人骸骨之人至相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太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日日行[illegible]而劑之作之以散洩溢氣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塡後宮塡與寘同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銀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

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不諱戒於自言之率群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取讀曰娶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曠空也室家空也及眾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言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非由廣妾媵也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廄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舍置也獨留置之其

解皆廢上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民也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汝毋二爾心詩大雅大明之篇也諶誠也上帝亦天也言承天之意此誠難矣王者之命不妄改易天常降監信可畏也毋二爾心撥事易失勿猶豫也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

上孝元帝書

禹上書曰

臣禹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裋音豎謂童豎所著衣褐毛布之衣也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徵猶召也臣買田百畝以供車馬至拜為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廩食太官太官主膳食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緜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侍醫天子之醫也賴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誠非艸茅愚臣所當蒙也伏自念終亡以報厚德日夜慙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洿朝之臣也師古

同一故反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為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蹎仆氣竭不復自還蹎音顛僵頓也仆倒也還音旋不自還者遂死也洿穢薦於宮室骸骨棄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及身謂及未死之前死亡所恨

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後月餘以禹為長信少府孳孳不息也寡少也言少有此人也幾音冀

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

禹以為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

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重直用反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繇音由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眾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若有萬錢為賈則獲二千之利而

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屮把土手足胼胝〔捽才兀反拔取　胝竹尸反〕已奉穀租又出藁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賣田為商賈之業〕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本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不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銖之法皆依田畝不得案計百物之銖兩〕租稅祿入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歸於農復古道便

又言諸離宮衛可減其太半以寬繇役又諸官奴婢十餘萬人戲游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

熊人稟食給食 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
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
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
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
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白明白也疑者以與
民罪疑從輕也 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
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
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從讀曰縱 用度不足乃
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
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

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揣背切謂錯也故亡義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誖亂也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出目以使物出氣以使人故謂居官而致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

所至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不止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微無也折斷也）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厥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言便易也）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幾音[illegible]）欲為治者甚眾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古

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直致誅姦臣遠方諂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脩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解謝曰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下卜其議今哭王子七歲乃出口誠自此始帝上於臣餘帝卒鄉者及曹建章其條旨新序以諸侯王劉綱年省其書除書進奏嘉其質直之意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

上孝哀帝書

宣坐免歸家數月復徵為諫大夫宣每居位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傅太后

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始執正議失傅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以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曰

竊見孝成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塞滿也）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魁壘壯貌也）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執謂事也）

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共恭曰)今世俗謂不知者為能謂知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不得其人惑之天下惑也)請寄為姦(謂以私事相請託也)群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亡謂失其作業)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更謂爲吏卒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並步浪反依也)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迣古迾字言聞桴鼓之聲以爲有盜賊皆當遮列而追捕)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

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横去聲）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錯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守謂郡守相謂侯相）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稱去聲舉著稱賓客所親也）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尸主也不憂其職但主食祿而已）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冀有益毫毛豈徒欲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高門殿名也在未央宮中）天下乃皇天之

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鳲鳩之詩曹國風之詩也其詩云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言鳲鳩之鳥養其子均平如一言人君布德施惠亦然也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敝舊[?]天[?]也臣瓚[?]也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視酒如漿視肉如霍霍豆葉也貧[?]人歎[?]之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殿[?]中所居爲廬蒼頭侍從因呼爲廬兒及汝昌侯傅商亡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此官不當加於此人此人不當受於此官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

夫飭辯足以移衆彊可以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更歷也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建立也圖謀也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委輸謂委積輸者也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小有不快於心不能忍之也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耶治天下者當以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

下尚欲自薄而尊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尊妻子不與惡人結讎然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爲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吶鈍於辭（吶亦訥字）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上孝哀帝書

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言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正月一日爲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始猶端也）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側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奸日連日不雨（干音）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亡葭莩之親（葭音加莩音孚[illegible]）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爲小復壞

暴室（[illegible]以三[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暴室之[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之也）賢父子坐使天

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右下吏別[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

上冢有會輒太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

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

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

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保其性命不者

海內之所讎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

可皆免以視天下（[illegible]示）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

使民易視以應天心（易改也）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

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不被省視也）欲使海

[illegible]側陋台通達矣[illegible]願賜數刻之間[illegible]

[illegible]翌之思翌音沐沐[illegible]蒙也[illegible]恩之[illegible]退入三泉死亡所恨之三泉

[illegible]宗也上感大哭言[illegible]何武[illegible]

[illegible]月間皆[illegible]為三公[illegible]

西漢書鈔卷之五終